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江水之东，遇庐山而北折，奔腾又三百里，江面凸起一沙洲，呈半扇状，周长约23华里，是为小金洲，也是我儿时的故乡。

金洲历史不可考，较为采信的说法是，自清康熙年间，江水冲刷流沙至此，淤积成沙滩，此后逐年扩大、增高，山区就有人来此拓荒，到民国时，已聚集刘、王、谢、吴等杂姓千余人，又经新中国成立后围水造田，人口繁衍至今天的五六千人，面积也扩大到如今的规模。

金洲土地肥沃，撒豆成禾，插柳成荫，老人说是住家过日子的好地方。金洲子弟因了这得天独厚的，觉得比山里人抻了一截，见面时夸耀地说，去年分红进了多少款，过年腌了几斤肉，娶媳妇办了多少桌酒席。山里人觉得轻薄，可也抹不开情面，就称金洲为小金洲。一个“小”字，暗含距离、价值和文化评判，实在意味深长。

其实，金洲人质朴、豪爽。门口来了人，哪怕是生人，都会拉进来喝口水，说到投缘处，还会留下吃饭、送土产、结干亲戚。那种义气，直逼现在的土豪，吃顿把饭，要什么钱呢！因了这乡风，我自小就认了几个卖扫把、换大米、挑圩堤的人为干爹、姨父什么的。

金洲人喜欢唱戏，即使板凳高的伢子，也会整本地唱《天仙配》《打猪草》《夫

妻观灯》。每年腊月一到，金洲的锣鼓便“得得锵锵”闹起来，直到正月尾才慢慢消停。这时候，俊后生，俏姑娘，都会穿上新衣服，欢欢喜喜往戏场扎。他们有的粉墨登场，吼上几嗓子；有的当看客，鉴定谁个唱得好；还有的干脆是相人，看谁是终生的缘分。那种快意人生，让辛苦了一年的庄稼人感到舒坦和满足。

金洲人口气大。比如他们说，屁股垫的是皖河口，身子压的是老省会。这话倒也不假，安徽省的那个“皖”，难道不是皖河口的“皖”？安庆城难道不是以前的老省会？金洲坐在江上头，难道不是一个“压”？所以，金洲人上安庆城，不叫上，叫“下省会”。一个“下”字让庄稼人压过了城里人，又让金洲拉开了与山区的距离，可见金洲人其实是心大。

心大熬不过天命。金洲人的彻骨之痛是水。五六月里，梅雨一到，江水便呼隆隆地升起来，偌大的金洲就如一只负重的澡盆，漂浮在漫漫大江中，随时都会沉下去。金洲人彻夜运土筑堤，挑灯巡江，心却随那江水的沉浮，随广播里的水位预告，或升降，或松紧。可是，江水似乎总有预约，每年都会如期光顾，而且隔几年又淹一遍金洲。每当江水涌进来，金洲就剩下一圈江堤，圩内的一汪水面上，都是一座座如蘑菇一样好看的房顶。

竹 笋

一大片。竹子真多，都长进了郑板桥的画里。竹子的繁殖力强，竹笋就多。吃春笋的季节，口福每天都好。

初春，春笋长得真是快。一天一个个头，不过几天，就长成一大截了。要吃竹笋，就得抓紧挖，过几天就老得不好吃了。冬笋也是好吃的，只是我们那里吃得少，谁会破土去挖一棵深埋于土里的笋子呢？它们应该长出来看看世界的样子。

少年时，经常被派到竹园去捡自然脱落的竹笋皮，用来做布鞋用。主要是用来放在鞋帮子里吧？好多年前的事了，都快忘得干干净净。现在想穿一双手工做的布鞋，真不容易。

即使圩堤保住了，也难让金洲人放心。洪水猛如虎，金洲人太明白不过了。每年的汛期里，总有几个孩子因为失足而没入滚滚江流中，又总有女人的哭声如春夜发情的老猫，打破渚清沙白、蓝天碧野的宁静，落在树梢上，屋顶上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金洲人有一种虚无的气质。这或许来自他们对水的理解，对生命的反思，甚或对上天的敬畏。既然大水会吞噬一切，还不如得过且过，及时行乐。所以，有了收成，他们就穷大方，尽情玩牌，有得戏唱，就神采飞扬。也因此，金洲人被山里人喊做“水花子”。水花子不同于叫花子，他们吃了上顿，不想着下顿。他们没有家，没有根，没有未来，可也不愿受约束。

在金洲盛传着这样一首民谣，可以典型地反映金洲人的生活处境：

洲上洲上，面对大江，收得三年，轻狂轻狂，淹得三年，精光精光。走人门口，靠人门框，吆声奶奶，把点饮汤，狗一撵来，泼个精光。

但山里又有一首民谣，对生活观有不一样的看法：细细妹，梳细髻，母舅做媒把金洲。芝麻绿豆有的吃，就怕大水来淹洲。胡萝卜，酱生姜，划子船，咚咚锵。外出生生好难过，抱着伢子哭半天。

◇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，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：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家人每年腊月都要寄些咸货腊货干货过来，咸鱼咸肉香肠是不可少的，还有干菜心和干春笋。

春笋，我会吃不会做。常炖鸡炖排骨时，泡几片干笋放进去。这么吃也无不可，自己高兴就行。干笋还有许多好吃的做法，我都一概不会，只有想美食而兴叹。

多年以前，我还常望着家门前一大片竹林而兴叹。那时正是假装多愁善感的年纪，喜欢看废名的《竹林的故事》。近二十年过去，废名的书还在看，门前的竹园也还在。

竹子长得真快。家门前的一大片，每年都要砍掉不少，第二年又是

做一个美丽的桃核

依然来啄，所以洲上才会有这么多野桃树。鸟性难安，它们没有耐心把一枚桃子细细啄完，便转向下一枚。所以，应该没有任何一只鸟，看过完全裸露的桃核。人和鸟，见过野桃桃核的美丽，不多。可即便如此，没有一颗桃核是随便的、将就的。我打开的七枚，每一枚都美得让人窒息。

这样孤独的美，需要吗？值得吗？

我去年冬天回乡，村里正在放露天电影。寒风搜刮着广场，除了放映员自己，偌大的场地上，没有一个观众。洗漱过，我出门散步时，影片结束了，正在放演员表。

“没人看，您可以早点走，一定要放到最后吗？”

“那可不行，我不能骗人。”

又有一次，我和老李出差，他脱光衣服去洗澡时，电话来了。我把手机递给他，他没接，出来穿好衣服，坐端

正了，这才打了过去。我惊讶极了。

“他是看不到，可是我知道自己是光着身子的，这不恭敬。”

一个听来的事情：地震后，津子被埋在地下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，她照着破碎的镜子，把自己尽力化得好看一些。她的遗体，依然保持着微笑。她的男友曾告诉过她，她笑的时候最美。

不被看到，接受不了鲜花和掌声，却绝不潦草，绝不降低底线，默默地孤独地美着，是一个人内心的法度，是对自己生命的敬畏。都说自知难，但是，人最骗不了的正是自己。你竭尽全力了吗？做到最好了吗？今天你浪费时间了吗？做了亏心事吗？你自己一定知道。

坐在寂静里，雕刻时间，雕刻自己生命纹理，任市声喧哗，任风潮迭变，做一个美丽的桃核。哪怕生前没人看到，哪怕死后无人知晓，你必定无悔：我没有放纵自己，我已竭尽全力。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去一个沙洲上散步，遇见几棵野桃树。野桃枝上桃子累累，一颗颗瘦硬干涩，扁圆形，灰扑扑的，一抹淡红也不见，没有一点甜润的成熟气息。便随手摘了一颗，搓掉厚实实的绒毛，轻轻一掰，居然分作两瓣，尝一口，大涩微甜，正待将剩下的扔进路边草丛，却被手中的桃核吸引了。

赭黄色，坚实，扁平，小巧，如两瓣樱唇，上面精雕细刻着花纹，相连，或是将连未连，如鸟篆虫书，如神秘符咒。细看又有楼台人物，远山近水，荷叶游鱼，真是鬼斧神工、穷尽机巧。一个“美丽”，难言其好。

“这桃子不能吃的，苦，有毒。”一个大妈挑着菜走过，好心告诫我。

毒是没有的，但洲人不吃。沙洲上游人少，大而鲜甜的桃子，也只卖四五元一斤，他们犯不着吃着苦涩且有微毒嫌疑的野桃。桃红的时候，鸟儿们